

笨狼家·林木森书店

等待遇见你

□汤素兰

当笨狼家·林木森书店真正出现在长沙梅溪湖畔的时候，我甚至有点不敢相信！然而，它是真的，绿底白字的招牌是真的，店里动物造型的书架是真的，悬挂在空中的云朵吊灯是真的，坐在阁楼上瞪大眼睛看着我的笨狼、聪明兔、猫小花、棕小熊们，都是实实在在从远处的工厂定制回来，由工人们连夜卸车安装上去的。

想开一家书店梦想由来已久。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正遇上书荒，而我又喜欢读书，于是想，如果能拥有一家书店，就有永远读不完的书。大学时代，麓山南路的书店是我流连得最多的地方。记得那时书店里总是挤满了人，社科类、文学类新书一到，就会被抢购一空，手慢的人，只好请店员登记，过些日子书到了再取。

工作以后，我还是常逛书店。当年，长沙除了新华书店之外，还有许多独具特色的书店，比如古籍书店、外文书店。长沙的民营书业也非常繁荣，除了有名的黄泥街、定王台书市，散步时随便撞进一条街巷，都会遇上一家门面不大，但书和人挤得满满当当的书店，伸手从书架上一拿，可能遇到一本心仪的旧书，也可能是某个当红作家的新作。

几十年后，我从一个爱读书的人成为一个写书的人，从读者变成了作家，却惊讶地发现，繁华地段的新华书店消失了，曾经叱咤民营书界的万卷图书城悄无声息地关门了；友谊阿波罗商业广场、平和堂商场中的弘道精品书店不见了；曾经存在于街巷的众多小书店，早已经被早餐店和烧烤摊取代。

因为持续关注实体书店的生存状态，2017年，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，还曾提出过《关于帮扶实体书店，推动全民阅读》的提案。然而，梦想很丰满，现实却骨感。尽管“全民阅读”连续十余年被写入《政府工作报告》，各级政府为了建设书香社会，推动全民阅读，每年都会操办各种书展；新华书店为了吸引读者，开展各种读书会、名家见面会，但愿意进书店的人还是越来越少了，实体书店生存越来越艰难。最令人感慨的是杭州的“纯真年代”书吧。这是一家寄寓着理想与爱的书店，它开办于2000年，它的主人盛子潮和朱锦绣年轻时相识于厦门大学，后定居在杭州。后来朱锦绣身患癌症，她一直爱书，爱交友，便想完成自己最后的心愿，开一间书吧。盛子潮为圆锦绣的梦，举债在杭州的宝石山为爱人开了一家书吧，取名“纯真年代”。它是杭州的文化地标，得到很多文化名人的支持，莫言为书店题有“看山揽锦绣，望湖问子潮”的嵌名联。然而，书店很美好，但“活下去”不容易。“纯真年代”的经营一直在亏损的边缘，好几次差点办不下去。而开办于2018年的“纯真年代”杨柳郡店，在今年7月31日闭店。朱锦绣说，开杨柳郡店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扩张，而是因为宝石山店的场地只能一年一租，让她感到时刻有一把剑悬在头上，她希望杨柳

郡店可以做得更长久。朱锦绣在“纯真年代”杨柳郡“毕业歌会”上说，因为今年7月杨柳郡店的租约也到期了，他们再也无力支撑，不得不“毕业”。但她也很乐观：“我们虽然是物质上的负翁，但是精神上的富翁。”杨柳郡店闭店的同时，70岁的她正和儿子筹备宝石山“纯真年代”书吧25周年店庆。

在实体书店生存如此艰难的当下，我为什么还要开一家书店呢？现在我们只要打开手机，万千图书弹指可得，然而那荧屏上的光冷而白，到底不如纸页翻动时的微响，以及指尖摩挲纸张的触感来得真切。我常想，人之所以为人，人与人之间，便在这点“真切”上。我不只是作家，还当过16年编辑。我知道一本书，从作家到编辑，从排版装帧到工厂印刷、裁切包装，经过了无数工序。而那印书的纸，从蔡伦到今天，也历经千年变革创新。一家书店，收纳古今中外的新书与旧作，它聚集的是无数智慧的光，犹如林中之灯，虽不甚亮，却足以使夜行者不迷失方向；它聚集的是无数生命的律动，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，凭心跳认识彼此，不再孤独。

阅读习惯的养成要从童年开始，而我正好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。《笨狼的故事》是我的代表作，为了让孩子们了解读书的重要性，我还创作了长篇童话《寻找林木森书店》，讲述一家百年书店的消失与回归。于是，我的书店便取名为“笨狼家·林木森书店”。

一粒种子从埋入泥土到发芽开花，需要阳光、雨水、泥土的真诚合作，一个作家开一家书店需要什么？需要从小就立下的“开一



笨狼家·林木森书店



白鹭坡书吧

先锋书店

写作者的半间书房

□鲁敏

但凡在南京定居30年以上的读书人，谈起先锋书店的过往，口气都像是讲朋友家的孩子，都是“看着它一步步起来的”。嗨，最早是1996年，太平南路的小门脸嘛，17平方米，人进去，抬不了脚，一转身就撞胳膊肘。后来搬到儿童医院边上也不大呀，都没上一百平，跟我的合租屋差不多，一样挤得掉不开腿。挤也没用啊，都是穷热闹，一直赔本一直贴钱，风雨飘摇地开不下去，欠了多少债，还关过门你知道吗？记得我最早的一本昆德拉就是在那儿买的，我第一个女性朋友就在那儿认识的，我第一次跨年读诗就在那儿……现如今，大家最为熟见的先锋书店南京五台山总店，面积已近4000平方米，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分店已有20家了，有的在深山，有的在村落，有的在粮仓，有的在矿坑，有的在峡谷。先锋书店早已不止与书相关，它还是空间的塑造者，是时间的魔术师，是在山水大地上的行走，是人与人的他乡之遇，是理想中的灵魂栖居。

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不分季节长年一身黑衣，长年跑步，长年熬夜看片，见到老朋友的动作主要就是举起手机，身体后仰，抓住对方侧脸上紧皱的眉头，嘴里发出“暖暖”的轻叹。他的照片永远是黑白二色，他表示佩服的语气词常常是：狠、太狠了。关于钱小华和先锋书店这一路走来的崎岖起伏，那独属于实体书店的激情、痛苦与癫狂，恐怕得写另一本大书。而作为在南京的一个写作者，说实话，真是感到占了先锋书店许多的便宜与好处。别的不说，我的若干本新书，大都是在“先锋”做的发布。比较早的是2010年的新长篇《此情无法投递》，主办方策划了“70后”“60后”“50后”的对谈，记得出版方博集天卷请到的是苏童、叶兆言、黄蓓佳。其实当时我跟三位老师还谈不上特别熟悉，可他们都愿意来热心捧场，真让我感觉到一种扶你上马带你一程的体恤与热诚，至今都深感触动。

随着年齿渐长，我也算是有一点资历的写作者，也常会去给同行站台了，主要也是因为先锋书店在此，像一块水草丰美之地，各地的作家朋友们自会车马转道而来饮马歇脚，与我们短暂而欢愉地相聚。尤其这些年，图书出版界盛行新书分享、作家对谈之类的推广模式，每到周末的三个下午与三个晚上，先锋书店这里的排表总是极为紧俏，像顶尖饭店需得提前一两个月订座一般，老早就得排队了。大家都在盲排，也不知前后左右是谁，到最后盖子一掀预告放出，就会哑然失笑地发现，本地嘉宾总是那几个“老面孔”。我记得有一阵子，尤其是2015年前后，我与何平，要不我们同时，要不分别行动，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在“先锋”有一场活动，何平有时会夸张到两三场，以至于我们每每在先锋书店见到，彼此都“厌弃”得不想说话了，把热情省下来留给外地的朋友们。当然，只要坐到台子上，我们自然又会你来我往地配合默契，抢着话筒讨论朋友们的最新作品，谈技术，谈长期主义，谈热血与失败的理想。因为只有我们同行间最是清楚，出一本书，看来轻简，其实大不易，那背后的长夜枯坐与点灯熬油，读者

们的期待与挑剔，而世上的新书又排山倒海之多，怎么办呀，就得拉起手来一起大声吆喝，从茫茫人海中找到那些可能也在找着某个作家某本书的读者。

说来也可笑，每有外地同行来做书，我常常有种莫名其妙的半个主人般的心态，活动前首先广而告之这是必须的，当天开场之前，心里总是颇感焦虑，远远地要是看到现场坐得满满当当、人头攒动，四顾一番心下颇是满意，觉得这样能担得起先锋书店的盛名，也对付得起远道而来的嘉宾。偶尔因天气太糟，或者过节，或者附近高校学生放假回家，下面观众席略有稀疏，我心里往往就特别不安，悄悄跟同行解释打招呼，并在台上恨不得使出浑身招数，以吸引路过的读者能坐下来听上几句，并且最好能听到最后，甚至能买上一册带走才好。当然，来先锋书店的作家与书，大多谈不上畅销或流行，有时活动做得热闹，但到签售时却读者寥寥，我与阿乙还聊过这个话题，各人历数曾经碰到过的“冷场面”，真是有各样的笑話，一边笑一边却也有种夹杂着伤感与自在的平静。没有关系，存在的就是合理，风景各各不同，热闹是好的，孤寂也不算太坏，不是什么事情都有流量的，那样的话这个世界怕不是要堵塞住了，就让我们来负责局部的清冷和疏淡吧。

当然，先锋书店并不会太冷清，它都有点怕太热闹，尤其这两年，因成了所谓的打卡点，常被举着相机、手机和拍立得的人给挤得简直都进不了店门，所幸近期已有所改观，它又恢复了先锋书店本身那种淡淡然、有条不紊的场景。附近南大、南师大过来的年轻面孔，揣着旧书前来偶遇作家签名的老读者，袖着书单拖着行李箱的外地书迷，咖啡区留座台轻声讨论或埋头打字的“文艺犯”，推着小车装满图书默默服务的背带裤店员，挂满明信片的留言墙前挨个儿赏看密密留言密密心事的母女，软塌沙发区歪头打起瞌睡的书包学生党……



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

家书店”的梦想，那是种子；需要一点点任性和疯狂，那就是倾尽所有在梅溪湖畔买下一片场地，为书店免去场租的后顾之忧；更需要基于现实的理性考量，这是书店能长久坚持的根本。在我看来，书店之存在，不在于卖出几多书，而在于营造一个空间，让书与人相遇，让人与人因书而遇。在成年人纷纷变成手机奴的当下，“孩子还是需要读纸质书”倒是成年人的共识。于是，我的书店以儿童为主，特别开设了绘本馆、儿童阅读大讲堂。当然，我也设了几张桌椅，容成年读者泡一盏茶，喝一杯咖啡，在这里享受慢下来的时光。

许多朋友说我开书店是逆风飞扬，我只是深信无论科技如何发达，人心深处总渴望真实的连接。书连接古与今，店连接人与人。或许这就是答案：为连接，为留存，为那纸页翻动时的小小声响，能在喧嚣世界中依然被人听见。于是，笨狼家·林木森书店，在等待遇见你。

（作者系湖南省作协主席、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书吧，也可叫书房、书屋、书舍……它小巧玲珑、出入便利，成了富丽堂皇大书城的有力补充，与只借阅不出售书刊的图书馆也拉开了距离。

因为参加各种讲座、评选等活动的缘故，我去过不少深圳的书吧，譬如我服务了20多年的深圳大学中，坐落在南区夏箐楼里的简阅书吧内有三层，旧厂房改造的钢骨架结构，大小活动空间齐备舒适；又如傍着一泓浩瀚湖泊的人才书吧，三面环水，触目皆是水中倒映的葱绿，捧一本书坐下便呆呆地不愿离去；还如上步中路的长青书房，院内全是粗壮的白兰树，一年两季，花瓣簌簌而落，清香缤纷扑鼻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令我流连的是深圳湾公园的白鹭坡书吧。

数年前开业的白鹭坡书吧，算是深圳书吧中的“小弟弟”，开业时间晚，营业面积也不大，室内面积仅140平方米，室外则有170平方米，避风蔽阳的三面各有廊庑或庭院，布有藤式桌椅，方便读者一卷在握，风声过耳；疲劳之余，驰目四望。

夏秋之交的某个上午，我带两个朋友过来，虽然同在深圳居住若久，深圳湾滨海长廊皆不止来过一两次，但他俩来白鹭坡书吧却是头一回。

书吧四周环境宜人，坡地的绿草之上，从簇着杜鹃花、凤仙花和鸡蛋花。在深圳这座从亚热带向热带过渡的城市里，观赏物极少有爆冷结出一二椰果的惊喜，据说，年平均气温“达标”才是赋予椰子挂果与否的决定因素。

大约上午潮水漫涌的缘故，白鹭坡的白鹭，尚止于屋后两三只栩栩如生的雕塑。浑黄的海水覆盖了各类水鸟，也包括白鹭立足觅食的滩涂，白鹭已然藏身不远处的红树林了。林子里、草地上，却不乏蹦蹦跳跳与快步行走的鸟类。一身黑白相间长裙的红嘴蓝鹊，在凤凰树上探头探脑。树下草坪，一只成熟的黑颈棕鸟，黑项白腹，眼圈儿鹅黄，一步一步像是慢跑；它后面紧跟着一只团扇绒绒的雏儿，走走停停，惹得它前面的那位父亲还是母亲亦跑亦停，不忍将雏儿落下太远。

进入书吧，小谢是一个熟面孔，我半年前应邀在罗湖书吧做讲座，小谢当时就是联系人。25岁的小谢是客家人，他告诉我，很喜爱书吧的工作，尤其像白鹭坡书吧这样风景如画的网红打卡点，更是难舍难弃。他在眼光伶俐地给读者推荐书刊的余暇，也手脚勤快地进出柜台冲泡茶饮。没有什么比喜爱更能让人对一份魂牵梦绕的职业坚守如磐了。

书吧四壁顶着天花板的书架，林林总总，插满文学艺术、人文社科类别的书籍。散落的座位，有一位30出头的小伙子，凝神电脑，如果不是在绞尽脑汁为某种资格考试备战，那就必定是在撰稿。一位肤如雪白的姑娘与一位面孔黧黑的小伙相向而坐，桌前各有自己的学习用品，手中握着不一样的书籍。两人的目光偶一触及，那一种欲说还休的默契，那一道悄然生长的缱绻，那一份思重于言的砥砺，为寂静的书吧再添了一抹油画般的质感。

落地玻璃窗外的一溜儿过道都是单座，或读，或饮，或有所思——一位少妇便是如此，手边一杯果汁已经喝去大半，桌上并无书卷。少妇面朝大海，看到的不是春暖花开，而是灼灼日头被林荫果断逼退的气罩，看到的是近在咫尺以及远在一两千公尺之外的、两条弧形的海岸线。她的目光清澈又迷离。你不可肯定她此刻的心境是散淡悠闲，还是略感忧伤？那一份不受至亲或友朋搅扰的宁静，很是恰切她此刻的孤独。

与小谢轻声闲聊中得知，与当下几乎所有实体书店相若，读书人永远比买书人多。

半是出于需要，半是对实体书店的襄助，我与朋友逛书店，鲜有空手而归的时候，此时我们仨各挑了一本书结账。女士买了一本《日和手帖》，这是一本居家生活的崭新指南，里面的物品介绍，从挪威的三叶草凡士林到日本的餐具套装，应有尽有。男士买了一本美国科普作家阿克曼写的《鸟类的天赋》，说是里面的一句解读很快就吸引他了：“有许多鸟种都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智能。以喜鹊为例，它们认得出自己在镜子中的影像。”我买的一本杨宪益的《译余偶拾》，这位95岁去世的著名翻译家，曾与自己的英伦爱侣戴乃迭合作翻译了包括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红楼梦》等在内的古典名著，如果没有他们，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传播的速度注定会更慢、更难、更悠长。

出门后，滨海长廊的东西两端，色彩澄明，历历如绘，西边是南山区一群错落跌宕的大厦，一弯跨海大桥横卧在深港相连的海平面上；东边是福田区一大片影影绰绰却绿意盎然的红树林湿地，那是群鸟的归巢，也是城市之肾。

不是节假日——游客如织；也不是夜晚——健跑者如流，朗日照耀的一个上午，绿道坦荡，椰风细语，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白鹭坡书吧是一颗晶莹剔透、色泽分明的珍珠，走近它，依偎它，品味它，此其时也。

（作者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）

白鹭坡书吧

恰切此刻的孤独

□南翔

（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）